

2025年11月26日 星期三

“奥雷里亚诺，”他悲伤地敲下头，
“马孔多在下雨。”
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。忽然，
挑出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
码。
“别犯傻了，赫里内勒多，”电码
道，“八月下雨很正常。”两人时

手放在他的肚子上，带着母性的温柔亲
吻他的脖子。“我可怜的小宝宝。”她喃
喃道。奥雷里亚诺颤抖起来。他平稳老
练、毫无障碍地越过痛苦的峭壁，发现
薔梅黛丝变成了无边的沼泽，闻起来好
像幼兽和新熨好的衣服。渡过难关之
后，他哭了起来。一开始是几声不由自
主、断断续续的抽泣，随后泪如泉涌，
他感觉心中苦痛的块垒迸裂了。她等待
着，用指肚摩挲他的头发，直到他的身
体倾空那令他无法活下去的黑暗。然后
庇拉尔·特尔内拉问他：“她是谁？”奥雷
里亚诺告诉了她。她笑了，只是昔日足
以惊飞鸽群的笑声如今甚至不会把孩子

马孔多的第一个孩子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

- 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是个极致敏感细腻的人。
- 在4824岁（0x18也算18）的最后几天，随便写点，
- 看不懂，然后假装懂然后继续看下去（不管是学习，还是看一些意识流动画），不去试图理解，主打一个感受。百年孤独的人物名虽然长但很有意思
- 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的爱
- 乌尔苏拉说奥雷里亚诺“他从未爱过任何人”是一个“无力去爱的人”，这乌尔苏拉作为母亲对奥雷里亚诺的评价。但乌尔苏拉从未真正理解奥雷里亚诺的内心，人与人之间始终无法相互理解（AT Field On）。
- 上校确实无力爱人，像驴一样自生自灭的童年，痴迷科学与炼金的爹，忙这忙那的妈。“忘了你那些疯狂的新鲜玩意儿，还是管管你的孩子吧。”乌尔苏拉把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拉回了孩子身边。“他望窗外望去，只见两个孩子赤脚待在阳光暴晒的菜园里。他感觉从那一刻起他们才开始存在，从乌尔苏拉的咒语中诞生出来。”奥雷里亚诺在炼金中感受到了父爱，也和哥哥建立起了深厚的羁绊（共同的秘密，虽然在何塞·阿尔卡蒂奥回到马孔多后没怎么写二人之间的互动，但是行刑场救人的画面很令人感动a）。但是在何塞·阿尔卡蒂奥沉迷与庇拉尔·特尔内拉偷情，并在庇拉尔怀孕后逃离马孔多后，奥雷里亚诺的好日子也到头了，乌尔苏拉去追寻大儿子无果却发现了通往文明的道路，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又忽视他的儿子忙于城市建设。拥有后失去比从未拥有过来得更加痛苦，上校变回了那个沉默寡言孤独入骨的孩子，将自己孤独的关在金银器作坊。
- 而在读者视角，奥雷里亚诺怎么可能从未爱过任何人。

奥雷里亚诺第一个出现爱的渴望的女人是一个混血妓女，甚至名字都没有。“鸛母第二次敲房门的时候，奥雷里亚诺离开了房间，什么也没做，惶惶然只想哭泣。当天夜里他想着那姑娘无法入睡，有欲望也有怜悯。他感到无可抑制的冲动，要去爱她和保护她。到天亮的时候，他已被失眠和狂热折磨得疲惫不堪，终于作出庄严的决定，要与她成婚并把她从所欠祖母的债务中解救出来，夜夜享受她给予七十个男人的满足。但上午十点他赶到卡塔利诺店里的时候，姑娘已经离开镇子。”好孤独。好迷茫。好压抑。

蕾梅黛丝，看到的第一眼就想到了萝莉妈妈（萝莉妈妈这个设定太过无敌，萝莉妈妈的爱并非由母亲这个设定所产生的，而是通过萝莉这个反差设定，凸显出一种纯粹绝对的爱。母亲的爱这一设定在众多作品下被赋予了一种超脱的神性，作者们总是强调母爱的自然纯粹简洁不求回报啥啥啥的。但是母亲不只是母亲，她是自己，是长辈，是社会人，是“肮脏的成年人”，会对孩子有要求，会执拗顽固地向孩子强加自己的意志，也会有自己的算计私心与利益。因此想要保留爱的神性就需要剥离“肮脏的成年人”的设定，萝莉不仅摆脱了这个设定，并且加入了一个无血缘关系的设定，这就使爱的纯粹性更上一层楼，这种爱不是亲情也不是爱情，而是一种绝对的爱。这种爱远超神的爱，不需要你遵守什么规则，认同什么价值观，在反复祈祷或是三拜九叩后，才看你虔诚或是可怜的份上才给予你一点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。是这样吗，夏亚总帅，“被重力束缚的成年人的灵魂啊”。参考文献：圣虹夏和二次元大辩#1及其评论区）。奥雷里亚诺第一眼便爱上了蕾梅黛丝，“但她的影子正折磨着他身体的某个部位”，“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感觉，几乎在他行走时构成障碍，就像鞋里进了一粒小石子”，“她一定会一起来”，“她一定会来”，“他果然听到一个童稚的声音，于是抬起头来一看，心脏因惊恐而停止了跳动：小女孩穿着粉红薄纱裙和白色小靴站在门前”。缺爱与孤独的上校注定爱上拥有圣属性的蕾梅黛丝。蕾梅黛丝能够拯救上校，改变马孔多，所以她必须得死。（不写战争看得很难受）而面对她的死，上校表现得似乎过于平淡了，以至于乌尔苏拉认为上校并不爱她（乱猜的。加上后面的十七个奥雷里亚诺）。或许她的死让上校明白，“自己命中终将孤独”，他躲不开诅咒。书中总是提父亲带上校看冰块的下午，却从没在小蕾梅黛丝死后写出上校对小蕾梅黛丝的回忆。或许是他不敢回忆吧。晚年的上校还是喝着无糖的咖啡，如同蕾梅黛丝昔日为他准备的一般，反反复复制作着小金鱼，回忆着曾经，如年少时一般，做着小金鱼等待蕾梅黛丝出现的曾经，无数次重复着对自己低声地说“她一定会来”。等着蕾梅黛丝的到来，回忆着蕾梅黛丝的一个个问题与一句句“先生”，以及他百合般的肌肤与翡翠色的眼睛。

就奥雷里亚诺而言，他在她这里做找到了生存的意义

阿玛兰妲，心胸狭隘的，渴望爱又恐惧爱的，内耗又孤独的角色（感觉是书中与我最像的角色，但我想成为奥雷里亚诺第二啊）。她比蕾梅黛丝复杂太多了，她对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的爱隐藏的太深了。“上校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人，尽管直到他的尸体在栗树下被发现时她才表现出这一点”，在阿玛兰妲死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太惊人了，第一时间以为只是亲情，但看到最后，又狂往回翻回忆，发现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。专心致志足以与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媲美的皮埃特罗·克雷斯皮，爱上何塞·阿尔卡蒂奥的丽贝卡，被阿玛兰妲“不小心”毒死的蕾梅黛丝，被阿玛兰妲拒绝赫里内勒多·马尔克斯并且说他是太爱上校，阿玛兰妲与奥雷里亚诺·何塞的不伦关系啥啥啥的。爱得太重了太隐秘。

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这一方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在他被捕后，还是能一眼发现阿玛兰妲手上的烧伤，“你的手怎么了”。但也就仅限于此。他看到了注意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无力去爱。

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与阿玛兰妲太像了，同样的悲剧内核的两种表现形式，他们本质上相互吸引（无端联想，真嗣和明日香）。

“奥雷里亚诺”和“阿玛兰妲”的爱被证实于故事的末尾，在奥雷里亚诺·巴比伦与阿玛兰妲·乌尔苏拉的禁忌之恋中，诞生了马孔多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，一个真正的“布恩迪亚”，他既是“何塞·阿尔卡蒂奥”，也是“奥雷里亚诺”。长着猪尾巴的孩子。

那百年孤独的世界里爱到底是什么，有能力去爱是什么。书中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佩特拉·科特斯是相爱的“两人在无儿无女的多年相伴之后疯狂相爱”，奥雷里亚诺·巴比伦和阿玛兰妲是相爱的“在那个连飞鸟也厌弃，长久的扬尘与酷热令人呼吸艰难的马孔多，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·乌尔苏拉被爱情、被孤独、被爱情的孤独幽禁在因红蚂蚁疯狂啃噬的轰响而难以入睡的家里，他们是唯一幸福的生灵，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”，“有时两人会一直默默坐到傍晚，面对着脸，彼此凝视，在静谧中相爱，并不比他们在癫狂中减色”，“未来的不确定使他们的心绪回到了过去。他们看见……”，他们的孤独是相同的配方，他们能够共享孤独。而丽贝卡“她辛苦多年忍受折磨好不容易赢得的孤独特权，绝不肯用来换取一个被虚假迷人的怜悯打扰的晚年”，阿玛兰妲“她似乎白天织晚上拆，却不是为了借此击败孤独，恰恰相反，为的是持守孤独”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“自从决定不再出售，他仍然每天做两条，等凑够二十五条就放到坩埚里熔化重做”。

奥雷里亚诺，马孔多在下雨

当赫里内勒多在被阿玛兰妲拒绝后，他迷失在了孤独当中，在与上校的例行公事汇报时说出了，“奥雷里亚诺，马孔多在下雨”，他以昔日玩伴的身份，以最好的朋友的身份向奥雷里亚诺诉苦。

（他也有可能是在向奥雷里亚诺表白，我爱你但我不能和你在一起）赫里内勒多希望奥雷里亚诺能够读懂自己的暗示，渴望奥雷里亚诺能来拉他一把，安慰安慰他，帮助他走出困境。谁不是呢，谁不想孤单难过忧郁悲伤快要碎掉的时候有人来抱一抱呢。我也一样，用隐晦的词语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渴望他的理解。和前女友的暧昧时期，有一天她一整天都没怎么理我，“今天突然就好冷a”。

奥雷里亚诺沉默了许久，回复道“别犯傻了，赫里内勒多，八月下雨很正常。”奥雷里亚诺肯定是明白赫里内勒多的言下之意，他怎么会不知马孔多的雨是多么阴绵透骨。他深知孤独的滋味，也知道孤独只能由自己面对。

他在与蕾梅黛丝结婚前日日夜夜细细受着思念带来的孤独的滋味。在奥雷里亚诺去庇拉尔·特尔内拉寻求慰藉中有一段关于奥雷里亚诺面对痛苦描写“他平稳老练、毫无滞碍地越过痛苦的峭壁，发现蕾梅黛丝变成了无边的沼泽，闻起来好像幼兽和新熨好的衣服。”平稳老练，毫无滞碍这八个字直击我的心灵，奥雷里亚诺日日夜夜反反复复被对蕾梅黛丝的思念所折磨，他能做的就只有做小金鱼，自己与自己和解，去面对痛苦，无边的沼泽将奥雷里亚诺浸没。太熟悉了。我永远无法逃离回忆给我带来的痛苦。我也逐渐熟练地去翻跃痛苦的峭壁，陷入无边的沼泽，回忆着“蕾梅黛丝”。

任何的言语行为的安慰只不过是缓释痛苦的胶囊，任何希望摆脱之人都要明白，孤独很正常。我

也得到了属于我的答案，

“十二月天冷很正常”，都很正常